

圣经中隐喻多元模式的认知探讨

吕艳, 易蕊英^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隐喻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也是圣经文学中运用非常广泛的一种常规叙事手段。文章通过探讨圣经文本中单物单喻、单物多喻、单喻多物等多元隐喻模式,对圣经文学,尤其是福音书中耶稣传道时所采用的各类隐喻语言进行分析,揭示对圣经的隐喻性解读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和修辞学意义,更是符合人类思维模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认知手段。

[关键词] 圣经; 隐喻; 隐喻多元模式; 认知探讨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1-0091-03

一 圣经文学的隐喻阐释传统

西方的隐喻阐释传统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对荷马史诗的解释^[1]。在希腊文化时代的埃及犹太侨民中,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哲学家亚里斯托布鲁斯就对隐喻阐释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认为圣经的解释应超越字面意义,以挖掘更高更深的内在隐喻。一百多年后,亚历山大里亚的神学家就在犹太哲人斐洛的影响下发展出一种寓意释经法(allegorical method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其要旨是在圣经内部区分不同的意义层次,追究暗藏于经文的字面意义背后的奥秘寓意。到了中世纪,关于圣经四重义(Quadrigena)的思想得以普遍接受。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区分了圣经的字面义(sensus literalis)和灵性义(sensus spiritualis),并且将灵性义进一步分成寓言义(sensus allegoricus)、道德义(sensus moralis)和神秘义(sensus anagogicus)。这一分类“不仅消除了一些教父神学家对圣经解读之一词多义可能导致混乱的疑惑,使圣经的神启之义呈现出开放性的结构特征,而且敏锐地发现了语言有以物喻物的性质,以及使意义长新不衰的阐释潜能”^[2]。

二 隐喻模式的认知探讨

布莱克指出,模式(模型,model)是一种启发性的工具,它通过虚构消除一种错误的理解,并为一种新的更正确的理解打下基础^[3]。隐喻与模式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每一个由隐喻的次要主词支持的隐含复合体都是赋予基本主词特征的一个模型,每一个隐喻都是潜在模式的一角。模式理论对隐喻理论的启发是:由于模式理论涉及到整个领域的特征的转移,隐喻也不应仅仅限制在单个的句子,上,应该也有延伸的隐喻——神话、象征、寓言等。

圣经文学形式的高妙之处在于大范围的结构,这种结构主要体现了作者对表达主题方式的最初选择。其间,《新约》最著名的文学样式是比喻,这已构成耶稣讲道的主要特征(太13:34“若不用比喻,耶稣就不对他们说什么”)。叶舒宪将圣经中的比喻分为三类:其一,经文中具有隐喻、象征意义的意象,如“禁果”、“方舟”、“十字架”等;其二,圣经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中使用的修辞性比喻,如“神吐气如火”、“性欲乃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火焰”等;其三,带有说理、劝诫或讽刺目的的比喻性故事,将深奥的教理或观念用通俗的故事体现出来,如“稗子和麦子”、“浪子回头”等^[4]。

三 圣经中隐喻多元模式的认知探讨

本文所研究的隐喻囊括了以上三者,着重强调其不同的构成模式。不同始源域和目标域的分离与结合,可以产生三类常见的隐喻认知模式:基于不同“实体”范畴而构成的单物单喻模式、同一目标域与不同始源域结合成的单物多喻模式以及由同一根隐喻而派生出的单喻多物模式,下文将对之作详细阐释。

(一) 基于“实体”的单物单喻模式

人类自身与物体的经验奠定了为数众多的本体隐喻,即将事件、活动、情感、观点等视为实体或实质^{[5]78},通过已知的物质和物体来理解有关的物质、物体和经验,这构成了单物单喻(single-object-single-model metaphors)模式的基础。此类模式在福音书中比比皆是,如撒种(太13:1-9)^①无花果树(太24:32-35)、迷羊(太18:10-14)等,据说是为了应验先知的话“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隐藏的事告诉他们”(太13:34)。

实体隐喻为[PLANTS]的单物单喻模式是马太福音中

[收稿日期] 2010-05-28

[作者简介] 吕艳(1981-),女,湖南益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类概念网络。耶稣在传教时,曾运用种子(太 13:1-9)、小麦和稗子(太 13:25-30)、无花果树(太 24:32-35)等各类植物进行隐喻讲道。以撒种(The Parable of the Sower)为例,农民将种子播撒在路旁、石地、荆棘、沃土等不同地域,可得不同收获。视种子着落点为始源域,映射世人对所传道义的领会程度和因此产生的现实意义:撒在路旁的种子——听而不懂者——道义被邪恶者夺走;长在浅土石地上的种子——接受而不能持久者——扎根不深,易中途弃义;长在荆棘中的种子——聆听却为现世所忧者——信息的生机为现实窒息,不能结果;长的好土壤中的种子——聆听而信服者——领悟至道,获得丰收。这样,始源域中的知识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知识结构之中,阐述一个基本的概念隐喻:撒种即传道,种子即道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隐喻结构中,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播种行为转向了种子播撒后的结果;而在随后的诠释中,播种人完全消失了。事实上,播种人在目标域中映射传道者耶稣。但这一隐喻的目的在于向世人传授闻道的利弊,故而种子的着落点和丰收结果便成了需要突显的成分;至于传道者本人在这里就显得不足道了。这体现了隐喻映射的选择性投射特征。

此外,福音书曾多次以动物[ANIMALS]为实体隐喻。其中,羊群和羊贯穿整部圣经的始末,这与犹太人常年的游牧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羊从生物的角度来讲也是十分特殊的,它没有攻击能力,特别是羊羔,象征着无罪的生命。《圣经》把人与上帝的关系一再地用羊和牧羊人来比,揭示上帝就是牧者,民众就是羔羊,上帝的作用就是指引、养育和保护群羊,使之安然为生。反过来,民众应该感谢上帝并表示忠诚,无条件地信服且皈依上帝。如下例句:... as the shepherd separates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 and He will put the sheep on His right, and the goats on the left. (太 25:32-33)。隐喻选择性投射的特征在这里也十分明显,虽然放牧生活是整个映射的基本框架,但并非一切与放牧有关的因素都可采用。因为上帝不会从人的身上剪羊毛,也不会屠宰他们。上帝的仁慈便体现在对众生的一视同仁,只要你信任他,便可领受其慷慨的眷顾。

由此可见,实体隐喻作为人类概念系统中深层次的核心部分,对人类日常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耶稣传道时,运用普通人喜闻乐见的这些实体概念作喻,能使人由浅入深地领悟其意念,通过生动活泼的感性形象体会到精深的思辨性原理。

(二)“视觉/光”的单物多喻模式

钱钟书在《管锥篇》第1卷中指出隐喻具有多边性特征:“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喻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ntum)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受常处变”。我们这里将要探讨的便是这种情形,即同一目标域与不同始源域相结合而构成的单物多喻(single-object-multiple-model metaphors)隐喻模式。

卡尔顿认为常规隐喻一般形成隐喻群(clusters),按我

们的经验主要分为五大类,即视觉/光、平衡、运动、结构和方位,可把它们称为“具体的组成意念”(Concrete Organizing Notions, CONs)。由于还可以用于形式的、抽象的、隐喻的场合,它们具有具体的和隐喻的双重特性;作为感觉经验的基础,它们在概念上又是多变的,是我们概念系统的有力部分^{[5] 81}。

以“视觉/光”的概念系统为例,英语中有不少词语涉及视觉和光,如 see the light/ see through(表对事物的了解), enlighten/ shed light/ in the light of(表对事物的认知方式), having foresight/ being nearsighted(形容认知主体的特征)。这是因为视觉和光常表示知觉(光=看到,黑暗=无知),知觉的“黎明”或“觉醒”而导致宇宙的创造。

在福音书中,耶稣传教时曾指出,“Light has come into the world, but men loved darkness instead of light because their deeds were evil.”(约 3:19-21)“光”(light)在这里的字面义和隐喻意义同时并存:其中,light has come into the world为本义,意指上帝创世后“光降临于世”这一现象;而世人喜暗憎光的缘由则蕴涵了丰富的隐喻思维:——真理(善行)——近光得以彰显;黑暗——恶行——避光以防揭穿。此处光的照明功能引申为显恶扬善的鉴定功能,“曝光”、“发扬光大”等传统隐喻遂由此形成。

马太福音中,耶稣对其门徒在世间的使命曾作出如下论述: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Neither do people light a lamp and put it under a bowl... let your light shine before men, that they may see your good deeds and praise your Father in heaven. (太 5:14-16)

这里最明显的隐喻结构是 X IS Y,即概念隐喻 PEOPLE ARE SUBSTANCE 的延伸,由此激活了一组映射关系:门徒(disciples)对应光(light of a lamp);点灯(light a lamp)意在照亮全家(gives light to everyone in the house),而门徒之光(let your light shine before men)旨在照亮世人以传圣迹(they may see your good deeds and praise your Father in heaven)。这里的“光”含有双重影像:一方面,它可以指具体而实在的事物——光线(light),来源于灯(lamp),可置于灯台(stand)用以照亮全家;另一方面,门徒之光喻指传道,将圣经的义理宣传于世,从而启迪世人的心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隐喻中还包含了另一个潜在的类比结构:灯置于灯台才能照亮家人——而道义只有宣传于世人才开启人的心智。“灯置于灯台之上”为纯空间概念的 ON 方位图示的静态模式;与之对应的是,“门徒之光照在世人面前”,它将纯空间概念的 BEFORE 静态方位图示衍化为“宣传道义”的实体动态模式。以静显动,更为形象地阐明了门徒们所肩负的神圣使命。

综上所述,圣经中对“视觉/光”的意象以不同的隐喻模式在文中出现,从而突显其不同的认知功能。由此可见,隐喻是人类组织概念系统的基础,也是人类组织经验的工具,它为人类认识事物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视角。

(三)“择优去劣”的单喻多物模式

布莱克曾指出某些隐喻的两种特点:根特点和系统性特

点。根隐喻指那些隐喻组合成网络的隐喻,它比主要原型更确切地让人感觉其存在,覆盖一个领域的经验或事实^[6]。隐喻的单喻多物(multiple-objects-single-model metaphors)模式正是这一特征的原型表征。例如,作为中心概念的隐喻[LIFE IS A JOURNEY]可以衍变出“人生的起点或终点、生命的车站”等派生隐喻。

福音书中最具代表性的根隐喻为[SELECT GOOD FROM BAD](择优去劣),这一概念系统又派生出许多派生隐喻,如,SELECT wheat FROM weeds(从稗子中选收麦子): At that time I will tell the harvesters: First collect the weeds and tie them in bundles to be burned; then gather the wheat and bring it into my barn. (太 13: 30) 在这里,“麦子”(wheat)对应于根隐喻中的抽象概念“优”(good),而“稗子”(weeds)对应于“劣”(bad)。其隐喻含义在此得以延伸,“稗子”象征恶人,而“麦子”则象征义人。因此,如下的映射结构得以形成: THE GOOD—WHEAT—THE RIGHTOUS; THE BAD—WEEDS—THE EVIL。在世纪末日,人子将对之进行最终审判,导致其烧毁(炼狱)或储藏(永生)两种不同的结局: THE GOOD—BEING STORED; THE BAD—BEING BURNED。

与之类似,根隐喻[SELECT GOOD FROM BAD](择优去劣)还派生出 SELECT good fish FROM bad fish(“撒网的比喻”太 13: 47-50); SELECT good trees FROM bad trees(“树和果子”太 7: 16-20); SELECT sheep FROM goats(“最后的审判”太 25: 32-33),等等。这些派生隐喻除了体现根隐喻的系统性特点外,还有一些共同特点: 其一,都是用具体的实体(稗子和麦子、鱼、树、羊等)来映射抽象的概念(“优/劣”),并隐喻不同世人(义人/恶人)的最终结局(永生/炼狱),是对抽象概念的具体化过程。其二,在这些派生隐喻中,“麦子”与“稗子”,“绵羊”与“山羊”等在特定场所内同时并存,可识别且具一定的相似性,在一定的情境下(最终审判时)才得以识别处理,因而具一定的情境性,这些都是根隐喻所不能直接体现的。可以说,单喻多物的派生模式是对根隐喻结构的具体化,而根隐喻的系统性特征正是通过这些派生隐喻的方方面面才得以体现。

四 小结

综上所述,隐喻既是一种思维模式,也是理解该思维模式的阅读策略。圣经文本中的各类隐喻以单物单喻、单物多喻和单喻多物等多元模式交错展开,服务于耶稣传道的根本目的,体现了其多样性、系统性、矛盾性和多重意象性等特点。耶稣的比喻内在地蕴含着一种出其不意的突转,其朴素的意象和叙事虽然并未超越人的语言经验,但却彻底颠覆了人的日常期待,开启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灵性空间。由此,隐喻从一种单纯的语言现象提升为一种认知现象,为人们看待事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注释:

①圣经中同一论题在不同的福音书中常出现多次引述,因而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出处,如“撒种”的比喻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皆有出现,全面的注解应该是:撒种(太 13: 1-9, 可 4: 1-9, 路 8: 4-8),但限于篇幅,文中类似的引用均只插入第一注解,其中绝大部分援引自马太福音。

[参考文献]

- [1] 梁 工. 圣经叙事艺术研究[M]. 北京: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34.
- [2] 李定清. 《神曲》与基督教神学的内在关联[M]//梁工. 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84.
- [3] Black, M. Models and metaphor: Ithaca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 45.
- [4] 叶舒宪. 圣经比喻[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3.
- [5] 胡壮麟. 认知隐喻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6]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166.

Bibliography: Cognitive Analysis on Multi-model Metaphors in the Bible

LU Yan, YI Rui-y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gnitive linguists, metaphor is a common way of thinking about things. It is also a widely-used narrative means in the Biblical literature. Through analyzing the single-object-single-model metaphors, single-object-multiple-model metaphors and multiple-objects-single-model metaphors, this paper gives a detailed analysis on various metaphorical languages in the Bible, especially in the New Testaments. It reveals that the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Bible is not only of great literature and rhetoric significance, but also an effective cognitive thinking mode i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Key words: Bible; metaphor; multi-model metaphor; cognitive analysis